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惟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詩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載夙載生載裔特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

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人也○

毛氏曰后稷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

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禋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堯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禋者配之變媒言禋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被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鞬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被除其心周禮女巫云被除釁浴左傳云被社釁鼓檀弓云巫先被柩皆被除凶惡之義被與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

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加於倣介倣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齎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昂也育胎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穀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昔為高辛氏之妾妃孔氏曰謂為其後在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在故直以在在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強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

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詎何故但歎其母不
美其父周魯何特大姜嫄之廣兮姜嫄之生后
稷如何兮乃禮祀上帝於媯禘巨祓除其穢子
之狀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其郊禘者是
二王之後得祭元也祀媯禘之首首則有大神
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
氏曰列子曰后稷生兮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
巨跡媯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旨其所生
裔是為后稷載夙則苦其狀而不遲也○**張氏**
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穠種而生當民生
之始何嘗便有種固大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
異於常物者其取元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
異學者曰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
不歎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詘易不巨為怪

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
禘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敬鄭氏說姜嫄見
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
是毛而非鄭歎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夫人迹心
忻歎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
矣

誕彌百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垺勅宅反
不副乎逼反無菑音灾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禮祀居歎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
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

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
先生晉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

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大羊也從羊

大聲薛宗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逢小名羔未成
羊曰斡大曰羊。王氏曰逢之字從牽从彡。
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
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汝濱孕三年
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
焉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壻之是壻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
曰居歆猶徒歆也。孔氏曰婦人之生晉子其
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
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
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今有身又使之生易是
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
寧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歆生
是子也。

誕寘之鼓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
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
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宣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
也。蘇氏曰覆復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
曰霖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
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
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
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
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
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遠與人會
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
氏曰姜嫄以玄鳥中月而禮祀在母十月而生
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宣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訐况于反厥聲載路誕實音蒲
富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疑魚極反以就口食執
負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稷
穉音遂麻麥蒙蒙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嗶嗶布孔
反

毛氏曰：覃岳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

甫富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蘇

氏曰岐岐嶷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

也。○**鄭氏曰**：執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

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岳也。上氏曰枝旗揚

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

禾則使有行列穉穉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

蒙蒙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嗶嗶然多實也

○**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岳養之事

○**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岳且大其聲則載

於路矣。○**鄭氏曰**：能甫富則岐岐然意有所知

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

食者言其稍岳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

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岳樂**

氏曰：旆旆穉穉蒙蒙嗶嗶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

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

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灋之堯聞之

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嶷

作嶷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伯叔曰菽或作菽

○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奉作奉○說文亦云嗉字讀若瓜
饒奉奉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第音弗厥豐草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襄徐秀反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粟即有郃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王氏曰草盛曰第治弗
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亂也○鮑氏曰豐茂也

○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
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宋氏曰苞甲而

未拆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衰漸
岳也毛氏曰衰岳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
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穉也岳樂劉

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

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

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稟其實稟稟狀孔

氏曰左傳云嘉粟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為粟
是粟為穀熟貌○蘇氏曰粟不秠也○岳樂劉

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郃姜嫄之國也釋文

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

所治豳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

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

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

天幸也殊不知壤紉即能蕃殖粒之大者无過

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

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

之取○**董氏曰**治去豐艸歛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揔之○**宋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孔氏曰郃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迁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郃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无所考據○**釋文曰**第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醜筮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字郃反維糜音門維芑音起恒古並反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記

毛氏曰秬粟黍也秠一稔二米也孔氏曰郭璞

云秠亦粟黍但中米異耳秬是粟黍之大名秠是粟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艸糜作藁者同郭璞云藁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藁音糜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作旦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郃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蘇氏曰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間管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獲

而棲之於畝百任以歸而始祭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抵都禮反以較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杼食汝反曰也孔氏曰謂杼米以出目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杼取出也○**京樂劉**

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浙星歷反米也孔氏曰浙米謂兆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溘溘浙也浮浮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溘溘浙米聲杼杼炊之氣傳以兆米則有聲蒸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溘蘇

刀反洮徒刀反杼音浮○**鄭氏曰**惟忽也蕭辭

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抵

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牡釋畜云羊牡粉牝

牝也郭璞云粉謂羊曰抵者也是亦以牡為

抵也畜許又反粉符云反牝子即反牝音毋較

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較自土為山象

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太○孔

氏曰大人云伏牀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大

以王車轆之此用鞞亦伏體較上菩音負又音

倍傳芻初俱反轆音歷牀俗制反火曰燔孔氏

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

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

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

而杼之○**京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宋氏**

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洩洩然又炊之於甑爨而承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宋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屈樂劉氏曰載謀謂十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藝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牝以祀軼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傳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盭杼目也以治切詩云或斂或盭。

印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吳宣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稌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印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滂又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滂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簋簠尊爵之實也。鞞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宋氏曰臭香也。鄭氏曰會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

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歎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王堯祀者虞實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鵠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宣時。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復戾于天闕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幾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葦鬼反中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艸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歎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

豳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

籜也。鵠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

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

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親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恐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莫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氏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莫樂皆所以樂于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歛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藉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蹠踏之容也。○**岳樂劉氏曰**肆之筵所行奠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梳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酉斝古雅反醢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罍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醜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

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非醢則醢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

汁故以醢為名其霖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擣醢禮籩豆偶有醢必

必進醢人云朝士之豆非進醢醢是也○**鄭氏**

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

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繫鼓曰罍孫炎

聲驚罍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

酢主人又洗爵醑容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率爵是

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

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臄酒般既

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為嘉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

作嘉穀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鍤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

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

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罍弓何休公羊注亦曰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
弓卽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反
翦羽謂之鏃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
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
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毛氏曰**鏃矢參亭孔氏
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鏃矢三分一在前
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
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旣均○**鄭氏曰**舍釋
也孔氏曰釋謂旣射於矢也○**丘氏曰**均徧也
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
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旣奠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
爲奠射於奠於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序齊

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曰**此兩章
艷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奠射以
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
王肅奠射之說謂奠射於酬之後乃爲之不當
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奠射而後酌酒
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奠
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奠射
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森筭爵獻
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旣射之後亦豈不
可乎歎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夷和樂之風以
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旣句古豆反旣挾子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序
齊以不悔

孔氏曰旣句是引滿時也又曰穀與句字雖異

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三京賦曰彤弓斯穀

○**鄭氏曰**射禮措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鏃則已

徧釋之孔氏曰措者揜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

矢故揜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

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

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措三挾一箇謂

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

曰四鏃如樹言皆著於鏃如以手植之也王氏

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

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

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東萊曰**四鏃既均

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

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

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

以為成王則誤矣醑厚也說文曰醑厚酒也大

斗最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

勺五升徑六尺最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為

求黃者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

以不侮矣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

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濃度而為

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

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者也

朱氏曰祈黃者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

語如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

壽萬年竊彊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者則

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

者飲之也。頌禱與乞言比，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

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

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

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

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

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

章言黃耆相道，守左右成王，度其登壽考而介景

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

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

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禋所施為，但

莫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

民穀粟不繼，饑窮羸羸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

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

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

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

○**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

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

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莫於寢旅，酬

坐寐等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

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焚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般，俎實也。孔氏曰：婦俎者，以牲體實之。

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

獻公：今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

隸殺。○**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

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

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

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丘氏曰：調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即令終，令終有俶，俶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

氏曰：昭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書：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

終也。朱氏曰：高即而又令終，所謂似好德考終

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

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

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

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既醉以酒至高，勅令終，皆祭畢而奠，頌禱

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

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辰

樂，劉氏曰：靜言其潔，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

時也○**宋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其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似所也○

蘇氏曰攝撿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

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乎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譁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頌君婦莫莫為豆孔戾同意○陳氏曰傳所謂聲香而霖讒匿之意也

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烝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卡位反永錫爾類

孔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宋氏曰**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登竭也類善也○

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然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宋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

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七章此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奇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

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

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

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

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于春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

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

寐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鷺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

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

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

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

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鳧鷺杜溼公尸來燕來寧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

鵠沈鳧郭璞云以鴨而小鵠尾背上有文今江

東亦呼為鵠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界脚短

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鷥屬孔氏曰蒼頡解詁

云鷺鷥也溼解見穀風。○**毛氏曰**鳥鷺言天子

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尸者有

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

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鳧鷺杜溼杜沙謂公尸和樂如水

鳥杜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杜渚杜梁杜壘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杜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季氏**曰公尸來奠來寧言公尸來奠餒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杜沙公尸來奠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奠餒福祿來為干偽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嚴粲**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杜渚之與反公尸來奠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奠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止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杜梁在公反公尸來奠來宗既奠于宗福祿來降公尸奠餒福祿來宗

毛氏曰梁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曰干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杜壘音門公尸來止奠奠許云反已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奠飲禩有後艱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壘注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爽爽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禩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音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康氏**曰民杜下之民也人杜

位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
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
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
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
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
連，反不忘率由舊章。

爾雅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
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

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
也。○**爾雅**：樂蘭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以其子孫之蕃也。
千千億，適為天子。庚為諸侯，森不穆穆，皇皇以

遵成王之瀆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
茲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森然。森，惡鳥路反。率由羣匹，
受福。森，疆四方之綱。

爾雅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甫**
田**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

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
其臨下，森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

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
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森疆之福。為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斐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
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壻，許罷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氏**
曰：斐者，斐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丘氏曰

諸侯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望息也○**李氏曰**紀

綱既正黷為杜上與臣下夔飲而樂之○**朱氏**

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

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萊曰**泰

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使友則朋友

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夔其臣臣媚其君此

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

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似墜也方嘉

之又規之者蓋阜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

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

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

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

記曰夏后氏政衰太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

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

微言乎其時則甚勸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

事之甚勸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音果

餼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恩輯音

集用允弓矢斯強于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

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

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稱麴指見靈輒餓為之算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橐底曰橐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于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注鉞斧也秘柄也○秘音秘○**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轉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

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息以輯和其人民而允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來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郃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太放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察之蓋自不窋於窟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歟後襄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

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度既繁既順迺宣而霖永嘆
他安反陟則在嶽負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
王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瑋必孔反容刀

孔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

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

兩甑上大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瑋孔氏

曰鞞者刀鞞之名瑋者鞞之上○**鄭氏曰**廣平

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

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霖辰嘆息其舊也

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皆

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

劉帶美玉及瑤并鞞鞞容飾之刀○**宋氏曰**此

章言至函而相士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

王及瑤鞞鞞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

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嶽本又作甑○**東**

宋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賢者所能堪也公

劉陟嶽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

玉及瑤鞞鞞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寔是之勞

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覲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

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

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

○**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

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京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祿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宋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黃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鴛公劉于京斯依踳踳七羊反濟濟俾筵卑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餼於鴉反之君之宗之

禮記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位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踳踳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造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餼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奠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鼻楚

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當典刑廢壞始盡之時暫為詐讓之計猶必立
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岳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軍三軍音井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
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岳矣於
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
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
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
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
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美
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達滿二軍之數

單者糶羨率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
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數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
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糶副以
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
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漷其實皆什一○**王氏**
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
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
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
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眾爰
有也○**季氏曰**周之徹漷自公劉始○**毛氏曰**
山西曰夕陽蒸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
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
於此益大○**宋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

疏曰爾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澗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

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木反澗止
旅迺密芮鞠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

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

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鞠○**朱氏曰**此章摠敘

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澗取材而

為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

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

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

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

復即芮鞠而居之豳地日以廣矣○**毛氏曰**職

方氏雍州其川溱洧云內在豳地詩大雅公

劉曰芮鞠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

溱芮皆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匯也○鄭

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東萊曰**止旅

迺密芮鞠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

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奇迺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望天親有德饗有

饋也○洞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指彼注茲可以餼

甫云反饋又志反豈夷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

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餼

饋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饋說文

曰餼一蒸米也饋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餼

饋必饋而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以水

沃之乃再熟也饔酒食也豈美君子民之父母
樂以疆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
親○**宋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
此尚可以饔饔豈美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
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
可以饔饔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
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音雷豈美君子
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
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六我姑酌彼
金壘則饗奠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禮記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

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豈美君
子民之攸暨

孔氏曰特性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
氏曰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美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

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成養
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
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
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森自而入不屈體則

風霖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
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君子
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
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也○**釋文曰**飄作票
曰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
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
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
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
相須其義始備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齒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與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與優
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克其性
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克而成之使

霖間之謂也○**毛氏曰**齒終也○**東萊曰**自此
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
臣游衍可謂伴與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
克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
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霖虧闕之地也似
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
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取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取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
王承文成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
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
爾性岳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霖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欬

爾受命烝矣第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夷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鮑**

氏曰第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

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

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夷君子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

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

翼翼其左右○**鮑氏曰**則濃也○**東萊曰**是詩

雖戒求賢然詠歌以繼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

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

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灋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王常與慈

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

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強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夷君子四方為

綱

毛氏曰顯顯溫貌印印盛貌○**鮑氏曰**令善也

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瑳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間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蘇氏曰**遠之則有令間近之則有令望○**陳**

氏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季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間令望矣

鳳凰于飛翾翾兮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嬀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鮑氏曰**

翾翾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嬀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嬀于天

子矣嬀嬀愛也非邪嬀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羣聚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嬀于庶人

鮑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擁擾之○**東萊曰**亦傳于天言帝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希孔反萋萋七西反雖雖皆皆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孔氏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萋萋梧桐盛也雖雖皆皆鳳凰鳴也○**鮑氏曰**岡山脊鳳凰

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觀梧桐郭璞曰今

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欬則梧桐
一木百○宋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度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禮氏曰度衆閑習也○宋氏曰承上章之興也
華華萋萋則雖雖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
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
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
華華萋萋之盛雖雖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
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允華和樂
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
成王勉焉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
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
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
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
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
及孝王孝王生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
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
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稯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稯良式遏寇虐慝七威反
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
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稯縱詭隨式遏

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太惡從善也○**龜氏曰**汙幾也康餒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憂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憂也惜會也柔安也○**呂氏曰**惜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隸故而妄從人者也維隸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隸縱詭隨隸良之人肅則隸良之人肅而寇虐隸良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示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宋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如也順如其近者釋文曰柳檢字

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為恣則此云柳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艷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艷家之人也隸縱詭隨乃所以謹隸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為惡隸所阻極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述隸縱詭隨以謹愒音昏愒女交反式遏寇虐隸俾民憂棄爾勞以為王休

龜氏曰休止息也述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爽離散也愒愒猶謹詳也勞猶功也隸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隸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喪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極極中也

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

貌苟褻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

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憫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穰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穰俾正敗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憫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

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穰使正猶壞戎

猶女也孔氏曰孫籛云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

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

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穰有殘穰縱詭

隨以謹繹音遣繹起阮反式遏寇虐穰俾正反王

欲王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穰有殘言國穰殘敗之說也○**蘇氏**

曰繹繹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穰正

矣○**鄭氏曰**王兮我欲令女如玉欵故作是詩

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

王德純備如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百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

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
民率禪當但反出話不欬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言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禪病也話善言也管管棘所
依也會誠也○**鄭氏曰**率禪盡病也猶謀也為
謀不能遠圖不知駭之將至靡聖管管吾王棘
聖人之濼度管管欬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
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駭如此可不慎
哉吾出話以詰之厲王不以為然而且肆於民
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駭之將
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濼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
苟佞其心既棘聖人矣則矯誣訛偽何所不至
哉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喪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盡

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矣欬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棘欬泄泄
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憚音亦矣
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憚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
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棘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
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
異志也畏王之棘厭而求以自免耳苟棘欲害
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蹶蹶五力反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藹

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舌而風之也陳

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察官也

鞫鞫猶

警警也芻蕘采薪者○**鮑氏曰**及與即就也我

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就女而

謀女反聽我言整鬢歛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

乃今之急事女竦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

曰踴踴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

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爽歛詭詐虛虛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

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舌老莫報反爾用鼻蹻多將

煇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

蹻蹻足高也以及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煇煇

歛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煇煇火熱貌○**蘇氏曰**

詭詭戲侮也吾天方將為虐李氏曰吾天之將

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

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

曰非我舌老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

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

不可復救也○**鮑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

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儕才細反竦為夸苦花反毗威儀率迷善

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

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儕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詁

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

曰體柔欬則夸毗者優僻見形體以順從於人

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念屎說文作吡

茂霖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

以應天霖為優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

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善語王氏曰善人

載尸則不苦不為飲食而已畏斃故也蔡揆也

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

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

霖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壞許元反如麓音池如璋如全如取

如攜攜霖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赤反霖自

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猶也如壞如麓音相和也如璋如全

音相合也孔氏曰半全為璋合二璋則成全○

孫氏曰攜取也善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

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焉將

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善其霖求

多也特善攜者以帶上文善之耳今之民既多

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東萊曰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

邪僻以亂之行其所霖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太艷維屏大宗維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霖俾城壞霖獨斯衆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

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艷也巨室

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

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宋氏曰

屏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持以
屏翰國家者，杜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鞶有示
寧矣。宗子維城，吾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
詩人以懷德維寧，問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
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
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
則得是五者之助，不欬則垂離而城壞，城壞則
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東萊曰**：前苦告以為治之本，此章告以為治
之輔也。

敬天之怒，鞶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未反鞶，敢馳驅。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
游衍，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杜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於，
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
體事而鞶不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鞶一事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鞶一物之不體也。又曰杜，詩亦儘說鬼神，
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吾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杜左右。○**朱氏曰**：板
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
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李氏曰**：末章所苦，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
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
之特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鞶，非堯舜禹湯
文成之遺，乃知古人之事君，鞶不欬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範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